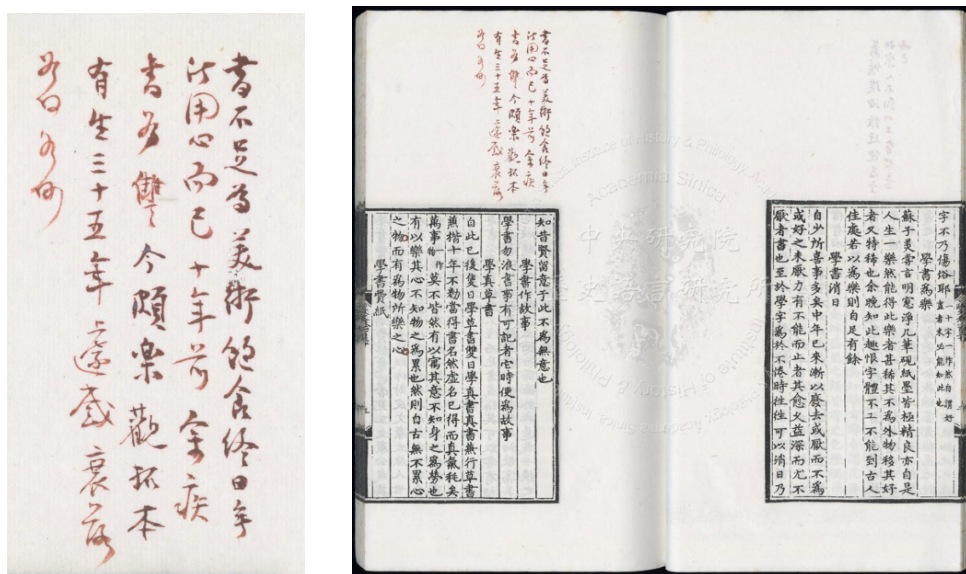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年前，余疾書如讐，今頗樂觀拓本

傅斯年公務繁忙，所擬之文書草稿，往往疾書，不易釋讀。但這次「傅斯年讀書筆記特展」中，我們看到傅先生以蠅頭行楷書寫的眉批題跋，大都工整有法度，其書藝應有所本。其實，傅先生在民國二十年曾說：「十年前，余疾書如讐，今頗樂觀拓本」（圖一《歐陽文忠公集》眉批），所以這次特展有傅先生碑帖題記的主題，展出柳公權《玄秘塔碑》，王羲之《蘭亭序》，張公禮《龍藏寺碑》，唐太宗《溫泉銘》，褚遂良《房梁公碑》，懷素《草書四十二章經》，題記內容有拓本年代考證、書家淵流影響及辯偽等。以下舉例說明：



圖一：傅斯年眉批：「十年前，余疾書如讐，今頗樂觀拓本」

《玄秘塔碑》是傅先生購得的所謂「明拓本」，他與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對勘後，發現「二者相差至微」。推斷此本可能是清中葉拓本，並言跋記碑拓者多誇大其詞，即使是明清間拓本，也誇稱是「宋拓」。對於上海文明書局玻璃版影印北宋拓本《蘭亭序》，傅先生說定武《蘭亭》為肥本，「此卷既稱肥本，誠是尤物，然其筆迹甚瘦者，何也？熟思方悟，此乃書賈之罪戾，蓋書賈雖用玻璃板，而影工、墨法均拙劣之至，粗率之尤。」，並一再說「印工」可斬、可誅、可殺，「印得如是，使人恨煞！」在《唐房梁公碑》他將褚遂良現存的作品做了精要評比並述其淵流與影響：《孟法師碑》、《伊闕佛龕》為其少年及中年的代表作；《雁塔聖教序》及此碑則為大成後之作品。其書法「源於隋碑」，下開顏真卿、柳公權。《陰符經》則純是虞永興（虞世南）體，知其為「偽託」。懷素《草書四十二章經》，他說：「此冊之為偽作，一望可知」，懷素草「一筆之氣直貫數字」，「此冊直是一筆一畫描下去，萎靡不振」，並斷言此冊為釋大覺所為之偽作。從這幾例可知，傅先生除「頗樂觀拓本」，對書藝亦頗有見解。（DRM）

傅斯年讀書筆記特展——歐陽文忠公集

<http://museum.sinica.edu.tw/exhibition/71/item/712/>